

廣弘明集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唐釋道宣撰

奉阿育王寺錢啓

梁簡文帝

臣諱言臣聞八國同祈事高於法本七區皆蘊理備於涌泉故牙牀白繖無因不覩金瓶寶函有緣斯出伏惟陛下懸天鏡於域中運大權於宇內三有均夢則臨之以慧日百藥同枯則潤之以慈雨動寂非已行住因物無能名矣臣何得而稱焉故以照光赤書則前史之爲瑞珥芝景玉嗤往代之爲珍難遇者乃如來真形舍利照景蜜瓶浮光德水如觀鈎鎖似見

龍珠自非聖德威神無以值斯希有天人頂戴遐邇  
歸心伏聞阿育王寺方須莊嚴施用萬金檀豐十藏  
寶陳河府泉出水衡比丘持土大厦方構羅漢引繩  
高塔將表不勝喜抃謹上錢一百萬雖誠等散華心  
荷不盡而微均滴瀝陋甚隣空輕以塵聞伏啓悚汗  
謹啓

謝敕苦行像并佛跡等啓

簡文帝

臣諱啓舍人顧康奉宣敕旨以金銅苦行佛并佛跡  
供養具等賚使供養伏以六年道樹超出四魔千輻  
足輪德圓萬善故能聞見悟解逢遇祛塵天聽恩隆



曲垂獎被謹修飾櫺宇齋潔身心翹仰慈光伏待昭  
降千唱四辯尚不宣心輕毫弱簡豈能陳謝不任下  
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謝敕參迎佛啓

臣諱啓王書周昂奉宣敕旨曲賚恩參臣卽爾到建  
元曲奉候法身金山戾止王人勞間榮恩頻疊啓謝  
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答敕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至奉宣敕旨曲垂逮問并聽臣  
隨從舍利入殿禮拜謹奉秋色照澄預表光瑞臣比

身心得無障惱明陪扈寶函謹鞠躬恭到但不生羽翼無假神通身外淨土高排闥闔足踐蓮華方茲非喻外躡寶梯比斯未重誘導殊恩實迴始望顧茲塵縛喜戴不勝謹啓

謝敕賚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臣諱啓主書陳僧聰奉宣敕旨垂賚銅一萬三千斤供造善覺寺塔露槃是稱邠陽之珍實亦昆吾之瑤燥濕無變九布見竒寒暑得宜六律成用况復神龍負子光斯妙塔金鳥銜帶飾茲高表函谷恥其詠歌臨淄恧其祥應陽燧含景還譬日輪甘露入盤足稱

天酒辭林本闕心辯又慙徒戴重恩終難陳謝不任  
銘荷之誠謹奉啓聞謹啓

謝敕使入光嚴殿禮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奉宣敕旨曲垂勞問并使明入  
光嚴殿禮拜法身謹奉臣粗蒙恩造明守開恭到遂  
以勞屢升淨土風積水厚不足爲喻微心悚躍上謝  
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謝敕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臣諱啓伏見敕旨使監作舍人王曇明材官將軍沈  
微御仗吳景等監看善覺寺起刹事爰奉聖恩曲降

神力命斯執事修茲長表寶塔雲構無待喜園水精  
特進非差龍海大龜持泥未足爲盛鷺鷥引繩方斯  
取埒仰瞻慈渥喜戴不勝俯循宿願私增涕噎不任  
銘荷謹奉啓謝聞謹啓

謝御幸善覺寺看刹啓

臣諱言卽日輿駕幸善覺寺威神所被金表建立粲  
泰清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旣等湛然長均淨土方  
爲佛事永利天人頂荷之誠臣百恒品不任下情謹  
奉啓事謝聞謹啓

敕答

梁武帝



汝所營建慈悲寶刹諸佛威神不營多功纔欲運力  
卽便豎立幽顯欣仰我亦隨喜不得與汝同共瞻拜  
此以爲恨耳越敕

謝敕資錢并白檀香充法會啓 簡文帝

臣諱啓傳詔奉宣敕旨以臣明法會垂資錢二十萬  
白檀薰陸棧香各十斤黃紙詔書先開泉府青雲好  
氣次集桂宮貨重文龜芳踰麗草散金廡下止及軍  
吏積穀充家纔班親族未若資此良田方開五蓋入  
茲法度長出四流假詞敬祖尚慙難述借辯君卿猶  
知非謝不任荷戴謹啓事以聞謹啓

謝敕賚栢剎柱并銅萬斤啓

簡文帝

臣諱啓傳詔呂文強奉宣敕旨賚臣栢剎柱一口銅一萬斤供起天中天寺九牧貢金千尋挺樹永曜梵輪方興寶塔夏羞神鼎晉愿相風使福被域中功提無外臣以庸愚稟承勝善樂受遍心恩光動色銘荷之誠無詞啓謝不任頂戴謹奉啓謝聞謹啓

千佛願文

簡文帝

蓋聞九土區分四民殊俗昏波易染慧業難基故法身寂鏡有照斯感滌無明於欲海度蒼生於寶船或輕慈導捨薄笑牽悲曲豔口宣斜光頂入自鹿樹表

光金河匿曜故像法衆生希向有形雖千聖異跡一  
智同塗弟子某甲久沒迷波長流苦沫不生意樹未  
啓心燈而蓋生一念敬造千佛雖復無上無爲極相  
難辨非空非有妙智誰觀而紺髮日光蓮眸月面庶  
可長表誠敬永寄心期

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疏

簡文帝

比丘某甲敬白竊以慧日潛影慈輪罷應業逐惱飄  
愛隨情熾徒懸衣珠抱名珍而弗悟眇歎葉金惑空  
言而啼止自非表茲勝業樹彼妙緣何以去此心堂  
移茲身窟故水精龍塔永愴恨於遺髻明鏡石龕獨

徘徊於留影某甲又發誓願遍爲六道四生造夾紵丈八佛像一軀年月已流因緣易奪常恐暫有之身忽隨畫水還無之報颺爾電光今便建立誠心遂茲本誓使聚月見容金山表跡見形善發聞名惡捨拔六根之痛惱去五燒之焚灼但四寶屢空七財多匱仰雙蓮而獨慨覩萬字而無由儻能薄離五家微捐四事結此冥慈共成因果則素氎之功非唯昔世散華之報方驗來緣語善無奢在言多忍謹言

與僧正教

簡文帝

此州伽藍支提基列雖多設莊嚴盛修供具觀其外



迹必備華侈在乎意地實有未弘何者凡鑄金刻木  
鏤漆圖瓦蓋所以仰傳應身遠注靈覺美龍瓶之始  
晨追鵠林之餘慕故祭神如在敬神之道旣極去聖  
茲遠懷聖之理必深此土諸寺止乎應生之日則斲  
列形像自斯已後封以篋笥乃至葉服離身尋炎去  
頂或十尊五聖共處一厨或大士如來俱藏一櫃信  
可謂心與事背貌是情非增上意多精進心少昔塔  
裏紅函止傳舍利象頭白繖非謂全身夫以畫像追  
陳尚使吏民識敬鎔金圖範終令越主懷思匹以龍  
阿尚能躍鞘方之虎兕猶稱出柙况復最大圓慈無

上善聚聞名去煩見形入道而可慢此雕香蘊斯木  
權緘匿玉毫封印金掌旣殊羅閱久入四天又異祇  
洹掩戶三月寶殿空臨瓊階虛敞蜜帷不開非仲舒  
之曲學紅壁長掩似邠卿之避讎且廣厦雲垂崇覺  
鳥跂若施之玉座飾以金鈿必不塵靄日姿虧點月  
面琉璃密窻自可輕風難入龍鬚細網足使飛鷲不  
過兼得虔敬之理必崇接足之心彌重可卽宣勒永  
使准行

與廣信侯書

簡文帝

網白闊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願比怡和伏承

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辭珍鹿苑理恆驚山微密秘藏  
於斯旣隆莊嚴道場自茲彌闡豈止心燈夜炳亦乃  
意藁晨飛思理弘明本長內教今陪十善之車開八  
正之路流波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爲秋  
實綱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  
至於席罷日餘退休傷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  
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  
法樂令卷帷之部乘傳一隅聞慧雨滂流喜躍充遍  
徒仰懸河無由承稟空無所有不瑩情靈緣癡有愛  
自嗟難拔兼下車已來義言蓋少舊憶已盡新解未

餐既慙口誦復非心辨永謝寫瓶終慙染氎是則慈  
雲既擁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時灑拂但睽違轉積  
興言盈臉願加敬納言不宣心謹白

與慧琰法師書

簡文帝

五翳消空韶光表節百華異色結綵成春道體何如  
恒清宜也對翫清虛既在風雲之表遊心入理差多  
定慧之樂弟子俗務紛紜勞倦特深睠然北嶺欽賢  
已積會遇之期庶必可辱有緣之儔事等飢渴仰望  
來儀一日三歲想思弘利益理當無爽指遣此信無  
述寸襟綱和南



又

且來雨氣殊有初寒攝衛已久轉得其力雖他方法  
界畧息化緣祇洹之裏恒有語對眷佇之深無時不  
積久因倩師頻述方寸不知巧笑之僧頗爲津及不  
耳前昨已來微事蟻聚龍象畢同應供皆集慧炬開  
心甘露入頂聞之善謔持盡歡怡想味之懷轉復無  
極昔在幼年經聞制旨受道日淺比面未深雖異禪  
那事同華永今段西下特蓄本心訪理質疑屬在明  
德不謂般若留難現疾未瘳問津無地歎恨何已伏  
承輿駕尋幸伽藍冀於此時得一覲止辨論青豆之

房遣惑赤華之舍追往年之宿眷述卽日之寸心此事此期必冀非爽指遣承問佇有還書綱和南白

荅湘東王書

簡文帝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弟召南寡  
訟時綴甘棠之陰冀州爲政暫止褰襜之務唐景薦  
大言之賦安太述連環之辯盡遊翫之美致足樂耶  
吾春初卧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瘵子預  
赤丸尚憂未震高卧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  
念絕修都之香豈望文殊之來獨思吳容之辯屬以  
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

香地法雷驚夢慧日暉朝道俗輻湊遠邇畢集聽衆  
白黑日可兩三萬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楊僕有  
關外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第十三日始侍法筵所  
以居長近還未堪執筆敬祖前邁裁欲勝衣每自念  
此愍然失慮江之遠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病遣  
疾尋別有信此無所伸

寺刹佛塔諸銘頌

枳園寺刹下石記

沈約

佛教東流適未尤著始自洛京盛於江左晉故車騎  
將軍瑯琊王劭玄悟獨曉信解淵微於太祖文獻公

清廟之北造枳園精舍其始則芳枳樹籬故名因事  
立雖房殿巖整而瓊刹未樹邵玄孫尚書僕射南徐  
州大中正奐深達法相洞了宗極勤誠外著仁隱內  
弘食不過中者一十一載雖翼務朝端而事隣柰圃  
日者作翰湘州樹麾蠡服位與年升秩隨歲厚顧惟  
恩隆主盼寵結皇情任處東方寄深外屏徒欲盡能  
竭慮知無不爲下被民和上宣聖澤而自以力弱途  
遠終慙短効且義止今生報塞來果非所以酬鴻貺  
於冥津暢丹誠於遐劫自乘傳衡臯辭簪泝渚誓於  
舊寺光樹五層捐割藩俸十遺其一凡厥所收三十



有六萬齊之永明六年六月三日蓋木運將啓之令  
辰上帝步天之嘉日乃抗崇表於蒼雲植重扃於玄  
壤仰願宸居納祐福履攸歸八神驚室萬祇翼體寶  
祚隆邈比固須彌靈筭遐永齊軌常任諸聖延祥挹  
天和於少極藩王碩茂播宗英於梁楚羣后流克讓  
之風庶民垂可封之德含生愷樂物不天性嘉穀年  
登餘糧栖畝夷荒由附邊城解柝家備十善人懷六  
度魔衆稽顙外道屈膝抽薪止火折劔摧鋒拯幽酸  
於無擇陟神化於有頂三界五道咸同斯願刊石重  
壤式昭厥心

齊竟陵王題佛光文一首

沈約

夫理貫空寂雖鎔範不能傳業動因應非形相無以  
感是故日華月彩炤曜天外方區散景咫尺塵方太  
祖皇帝濯襟慧水凝神淨域馱世珍陞遷靈寶地竟  
陵王諱泣明臺之下臨慟高山之方遠慕竝王戀情  
殷雙樹永惟可以炳發神功崇高妙業莫若式金寫  
好資巧匠傳儀以皇齊之四年日子敬制釋迦像一  
軀尊麗自天工非世造色符留影妙越檀香俾穀林  
之思永旌於萬劫用刊徽迹式垂不朽云爾

彌陀佛銘

沈約

法身無象常住非形理空反應智滅爲靈窮寂震響  
大夜開冥眇哉遐壽非歲非齡物愛彫彩人榮寶飾  
事儉欲興情充累息至矣淵聖流仁動惻順彼世心  
成茲願力於惟淨土旣麗且莊琪路異色林沼焜煌  
靡胎靡娠化自餘方託生在焉紫帶青房眷言安養  
興言遐適報路雖長由心咫尺幽誠曷寄刊靈表迹  
髣髴尊儀圖金寫石遺沱玉沙乍來乍往玲瓏寶樹  
因風韻響願遊彼國晨翹暮想七珍非美三達斯仰

瑞石像銘

并序

沈約

夫靈應微遠無迹可追心路照通有感斯順我皇體

神御極挹睿臨乾幽顯成表無思不服若夫二儀叶  
德五精翼化下洞淵泉上達蒼昊天無息瑞地不降  
祥十任髣髴於林衡應真盼蠻於清夜素毫月舉騰  
光於梵室妙趾神行布武於椒殿至於事符緝謀既  
表禎圖無不雲霏霧委盈簡被策莫黑三距眇千齡  
而再現曷露淳腴望鳳蓋而沾陛此皆舜日未書堯  
年罕降豈直朱鳥動色玄柜相趣而已哉嘉玉遠自  
北戎梁弱水而委質潤徹瓌竒曠世之所不覩白金  
近發東山剖幽巖而啓瑞傍被崖巘鴻靈之所未刊  
雖復素環之絕貺燭銀之瑤寶萬斯蔑如也若夫金

石具剛非游泳之質自非需德潛衍感極廻靈豈變  
堅沈之體顯輕浮之相維永明七年某月爰有祥石  
眇發天津浮海因潮翻流迴至表異浙河獻竒禁圃  
瓊瑜等潤精金比色帝上眷幽關之易啓咨玄應之  
無方雖拊事寂寥而因心咫尺愛其貞恒之性嘉其  
可久之姿莫若圖妙像於檀香寫遺影於祇樹乃詔  
名工是鑄是琢靈相瑞華煥同神造至於雕削之餘  
遺刊委斲方圓小大觸水斯沈駐罕停蹕親加臨試  
良由法身是託不溺沉弱之淵剖析旣離方須浮金  
之水至矣哉禎符若斯之妙也敢銘寶貺永福天人

其詞曰

遙哉上覺曠矣神功四禪無像三達皆空表靈降世  
演露開蒙惟聖仁宇寶化潛融道非迹應事以感通  
沈精浮質遠自河葱悠悠亘水眇眇因風泛彼遼碣  
瑞我國東有符皇德乃眷宸衷永言鷲室栖誠梵官  
載雕載範寫好摛工藉茲妙力祚闡業隆冕旒南面  
比壽華嵩

釋迦文佛像銘

沈約

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爽感將吼妙法駐景上天  
降生右脇始出四門終超九劫眇求靈性曠追玄軫



道雖有門迹無可朕物我兼謝心行同泯一去後心  
百非寧盡感資理悟或以言陳言不自叩出之者身  
有來必應如泥在鈞形酬響答且物且人應我以形  
而余矇瞽守茲大夜焉拔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  
不有尊儀夢焉誰覩

千佛頌

道有借適理無二歸照寂同是形相俱非千覺俯應  
遍叩冥機七尊緬矣感謝先違既過已滅未來無像  
一刹靡停三念齊往不常不住非今非曩賢劫雖遼  
倏焉如響栖林藉樹背室違家前佛後佛迹罔隆宬

或遊堅固或蔭龍華能達斯旨可類恒沙性性羣有  
均此妙極先晚參差各願隨力密跡弘道數終乃陟  
誓覩來運永傳今識

彌勒讚

乘教本一法門不二鄴基累明功由積地眇眇長津  
遙遙遐轡道有常尊神無恒器脫屣王家來承寶位  
慧日晨開香雨霄墜藉感必從憑緣斯至曰我聖儲  
儀天作貳尚想龍柯瞻言思媚鐫石圖徽雕金寫秘  
望極齊工舉光等邃超矣福臻融然理備敬勒玄蹤  
式傳遐懿

繡像題讚

并序

維齊永明四年歲次丙寅秋八月己未朔二日庚申  
第三皇孫所生陳夫人含微宅理炳慧臨空結言寶  
位騰心淨覺敬因樂林寺主比丘尼釋寶願造繡無  
量壽尊像一軀乃爲讚曰

表相異儀傳形匪壹鏤玉圖光雕金寫質亦有淑人  
含芳上律絢發綺情幽摛寶術縟文內炳靈姿外溢  
水耀金沙樹羅瓊寶現符淨果來膺妙秩毓藻震闈  
騰華梵室有億斯年於萬茲日

光宅寺刹下銘

并序

光宅寺蓋上帝之故居行宮之舊兆揚州丹陽郡秣陵縣某鄉某里之地自去茲邠亳來儀京輔拓宇東第廼武城闡聖心留愛閑素遷負南郭義等去艷事均徙鎬及尅濟橫流膺斯寶運命帝闡以廣闢卽太微而爲宇旣等漢高流連於豐沛亦同光武眷戀於南陽思所以永流聖迹垂之不朽今事與須彌等同理與天地無窮莫若光建寶塔式傳于後乃以大梁之天監六年歲次星紀月旅黃鍾閏十月二十三日戊寅仲冬之節也乃樹刹玄壤表峻蒼雲下洞淵泉仰迫星漢方當銷巨石於賢劫拯未來於忍土若夫

朱光所耀彤雲所臨非止天眷兼因地德皇帝乃啓  
扉闔闔造舟淮涖接神飈而動驂越浮梁而逕度芝  
蓋容與翠華葳蕤下輦停蹕躬展誠敬廣集四部揆  
景同疏弘此廣因被之無外同由厥路俱至道場乃  
作銘曰

八維悠闊九服茫茫靈聖底止咸表厥祥壽丘諛諛  
電繞樞光周原膺膺五緯入房自茲遐負在處弗亡  
安知若水寧辨窮桑自天攸縱於我惟皇卽基昔兆  
爲世舟航重檐累構迴刹高驥土爲淨國地卽金牀  
因斯太極溥被翱翔豈徒三界寧止十方濡足萬古

援手百王一念斯答萬壽無疆如日之久如天之長

栖禪精舍銘

沈約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廁番麾預班經創之始今重  
遊踐鑿舊興懷故爲此銘以傳芳迹在郢州永徽三  
年歲次某時某月某朔某日子巖靈旅逸地遠栖禪  
蘭房葺蕙嶠薨架煙南瞻巫野北望淮天遙哉林澤  
曠矣江田空心觀寂慧相淳筌眷惟斯踐愴屬遐年  
游仁廁遠宅賞憑旃頌創神苑陪構靈椽瞻禁拓圃  
望鷺䟽山製石調響栖理凝玄曠移羽旆眇別松泉  
委組東國化景西蓮巒隰夷改蓬稗粗遷重依漢遠



復逐旌懸往辭妙幄今承梵筵八翻海鶴九噪巖蟬  
珮華長掩懋迹空傳式籍雲拱敢告祥緣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其呂切  
黑黍也

**搗** 抽知切  
挾也

**菱** 音愛  
隱也

**窠** 烏爪切  
汗下也

立之貌

**毓** 音薄  
與育同

**毫** 音薄  
地名

**闔** 音因  
城門外

**諛** 舊音  
愛

**膺** 音武  
美也

**組** 音祖  
綬屬

**蔞** 音托  
草木皮

**涖** 音托  
草木皮

**涖** 音托  
草木皮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唐釋道宣撰

立舍利塔詔

隋高祖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羣生津梁庶品朕歸  
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  
提共修福業使當今見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  
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  
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  
疋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  
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山者於當州內清靜寺

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爲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刹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止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克役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普爲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



豫章王臣陳宣

舍利感應記

王劭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多或少並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爲言云我興由佛

故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於  
京師法界尼寺造連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  
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  
槃赫若冶鑪之燄一旬內四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  
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  
歲於此日深心永念修營福善追報父母之恩故延  
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爽清靜  
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十  
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坐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  
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

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薰陸  
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  
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各以精舍奉舍  
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灑掃覆諸穢惡道俗士  
女傾城遠迎總管刺史諸官人夾路步引四部大衆  
容儀齊肅共以寶蓋旛幢華臺像輦佛帳佛輿香山  
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華或燒或散圍繞  
讚唄梵音和雅依阿舍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法遠近  
翕然雲蒸霧會雖盲瞍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沙門  
對四部大衆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

哀愍衆生切於骨髓是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  
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導之深至懇惻涕  
零如雨大衆一心合掌右膝著地沙門乃宣讀懺悔  
文曰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諸  
佛一切諸法一切賢聖僧弟子蒙三寶福祐爲蒼生  
君父思與一切民庶共建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  
起塔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爲弟子及皇后皇太  
子廣諸王子孫等內外官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三  
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諸佛十二部經甚  
深法藏諸尊菩薩一切賢聖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

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爲一切衆生發露懺悔於是如  
法禮拜悉受三歸沙門又稱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  
普爲一切衆生發露無始已來所作十種惡業自作  
教他見作隨喜是罪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  
人間短壽多病卑賤貧窮邪見諂曲煩惱妄想未能  
自寤今蒙如來慈光照及於彼衆罪方始覺知深心  
慙愧怖畏無已於三寶前發露懺悔承佛慧日願悉  
消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不更作此等諸罪大衆  
旣聞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懼銘其心刻其骨投財  
賄衣物及截髮以施者不可勝計日日共設大齋禮

懺受戒請從今已往修善斷惡生生世世常得作大  
隋臣子無問長幼華夷咸發此誓雖屠獵殘賊之人  
亦躬念善舍利將入函大衆圍繞填闔沙門高捧寶  
瓶巡示四部人人拭目諦視共睹光明哀戀號泣聲  
響如雷天地爲之變動凡是安置處悉皆如之真身  
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仰歸依福田益而無窮矣皇  
帝以起塔之旦在大興宮之大興殿庭西面執珪而  
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七人旛蓋香華讚唄  
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禮拜降御東  
廊親率文武百僚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宮逮於京



邑茫茫萬宇舟車所通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法衆僧初入敕使左右密夾數之自顯陽門及升階凡數三遍常刺一人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膊以語左右曰莫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覆膊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所言

雍州於仙遊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岐州於鳳泉寺起塔將造函寺東北二十里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小大平整因取之以作重函於是

大函南壁異色分炳爲雙樹之形高三尺三寸莖如  
雪白葉如瑪瑙北壁東壁有鳥獸龍象之狀四壁皆  
有華形左旋右轉其後基石漸變盡如水精沙門道  
璨圖此雙樹之象置於許州葉盡變爲青色明年岐  
州大寶昌寺寫得陝州瑞相圖置於佛堂以供養當  
戶大像三吐赤光流出口外於是戶外十佛像及觀  
世音菩薩亦頻放光半旬之內天華再落

涇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將造函三家各獻舊磨好石  
非界內所有因而用之恰然相稱

秦州於靜念寺起塔先是寺僧夢羣仙降集以赤繩

量地鐵楸釘記之及定塔基正當其所再有瑞雲來  
覆舍利是時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開華舍利  
將入函神光遠照空內又有讚歎之聲

華州於思覺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  
有五色光氣去地數丈狀若相輪正覆塔上數十里  
外遙望之則正赤上屬天舍利下訖雲霧復起瑞雪  
飛散如天華著人永久之而不濕

同州於大興國寺起塔舍利宿於近驛天夜雨明日  
輿行雲日迎之開朗入自南門而城北雨如故既至  
寺又陰雨臨入函日乃出衆色光相繞日如輪光是

寺僧慧真夢見聖人項有圓光明照天地來自西方  
入門而立及舍利輿至無故止於其所因定塔基焉  
十二月八日夜有五色圓光從基而上遍照城內明  
如晝日五十里咸見之明年四月白光起於塔西流  
照塔東良久乃滅

蒲州於栖巖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舍利在治下仁  
壽寺其夜堂內光明如晝二十八日定基明日地大  
震山大吼巖上有鍾鼓之聲十月七日舍利將之栖  
巖地又動八日輿登山從者千數大風從下而上因  
風力俄頃至於佛堂其夜浮圖上有光長數尺乍隱

乍顯至於十餘瓶內亦有光五道散出還歛入瓶又  
有二光竝大如鉢出於西壁合爲一道流入塔基食  
頃乃滅俄而復出流入於堂山頂亦有大光照二百  
里遠望者皆言燒山九日夜又有二光繞浮圖其一  
流照西谷其一流照南谷十二日堂內又有光狀如  
香鑪流至浮圖露盤移時乃滅其夜露盤上又有光  
或散或聚皆似蓮華移更乃滅十三日夜浮圖上又  
有光如三佛像竝高尺停住者久之十四日夜有光  
三道從堂而出其一直上天其一流於東北其一狀  
如樓闕赫照州城自朔至望寺及城內常聞異香桃

李杏柰多華人採之以供養舍利入函之夜又有光  
再從塔出圓如大鏡諸光多紫赤而見者色狀不必  
同或云如大電或云如燎火其都無所見者十二三  
有婦人抱新死小兒來乞救護至夜便蘇遇光照以  
愈疾者非一諸州皆有感應而栖霞寺最多蓋由太  
祖武元皇帝之所建也

并州於舊無量壽寺起塔舍利初在道場大衆禮拜  
重患者便得除起塔之日雲霧晝昏至於已後日乃  
朗照五色雲來之舍利舍利將入函放光或一尺或  
五寸有無量天神各持香華幢幡寶蓋遍覆州城



定州於恒嶽寺起塔有一異翁來禮拜施布一疋負  
土數籠人問其姓字而不答忽然失之此地舊無水  
開皇三年初營寺其西八里白龍淵忽東流而過作  
役罷水便絕及將起新塔水復大流

相州於大慈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  
始入函雲復合建塔之明年八月光天尼寺僧寫得  
陝州瑞相圖置於佛堂神光屢發如電又有五色雲  
蓋正臨堂上一日四見焉又有白雲狀如林木霧雨  
金華其花之狀形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翱翔而下乃  
騰虛而去明年正月寺內又雨天華

鄭州於定覺寺起塔舍利將至寺東有光如大流星入至佛堂前而沒輿到此處無故自止旣而定塔基於西岸其東岸舊舍利塔有三光西流入於基所寺僧設二千人齋供然而萬餘人食之不盡一甕飯出八十盆餘食供寺衆二百人數日乃盡舍利將入函四面懸幡無風而一時內向

嵩州於閭居寺起塔人衆從舍利者萬餘有兔逆坂走來歷輿下而去天時陰雲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亳州於開寂寺起塔界內無石舍利至便於三處各

得一成磨方石一似函而無底乃合而用之不須改鑿掘塔基至槃石有二浪井夾之天特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汝州於興世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秦州於岱嶽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嶽廟內有鼓聲天將曉三重門皆自闢或見三十騎從廟而出蓋嶽神也舍利自州之寺未至數里雲蓋出於山頂五色而三重白氣如虹來覆舍利散成大霧沾濕人衣其狀如垂珠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霧氣乃歛而歸山

分爲三段乍來乍往如軍行然蓋亦嶽神之來迎也  
於是瓶內有聲放光高丈餘食頃乃滅人審視之見  
琉璃內金瓶蓋自開瓶口有寸光如箸炯然西指雖  
急轉終不迴如此經八日將入函光遂散出還入金  
瓶雲霧復起有童子能誦法華經來禮舍利遂燒身  
於野以供養焉明年二月六日泰山神鼓竟夜鳴北  
聽則聲南南聽則聲北東西亦如之

青州於勝福寺起塔掘基深五尺遇磐石自然成大  
函因而用之及舍利將入瓶內有光乍上乍下  
牟州於巨神山寺起塔舍利初至二大紫芝欸現於

道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隋州於智門寺起塔十月六日掘基得神龜七日甘露降於石橋旁之楊樹有黑蜂無算來繞之八日旦大霧舍利將之寺天便開朗歷光化縣忽見門內木連理過楊樹之下甘露五道懸流沾灑輿上既而沈陰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神龜色狀特異有文在其腹曰王興州使參軍獻之日日開匣欲視其頭而縮藏不可見敕使著作郎王劭審檢龜便長引頸足恣人反轉連日如之乃見有文在其頭曰上大王八十七千萬年皇帝親撫視之入於懷袖自

然馴狎放諸宮沼及草內還來直至御前每放輒如  
之

襄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  
照始入函雲復合

揚州於西寺起塔州久旱舍利入境其夜雨大洽

蔣州於栖霞寺起塔鄰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寶蓋旛  
花映滿寺衆悉執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夢焉

吳州於大禹寺起塔舍利凡五度江風波不起既至  
寺放青黃赤白之光獲紫芝高二尺餘四莖共三蓋  
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蘇州於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掘  
得甄函銀合子有一舍利浮之鉢水右轉四周舍利  
初發州天降雨未至寺日便出乃有雜色雲臨輿而  
行徘徊不散至於塔所空裏有音樂之聲旣而天又  
陰晦舍利將下雲暫開舍利入函雲復合先是寺內  
鑿石井井吼二日蓋舍利將來之應也

衡州於衡嶽寺起塔沙門奉舍利自江陵水行二千  
餘里四遇逆風願定便定四乞順風皆如所欲初掘  
基融峯上有白雲闊二丈餘甚整直來臨基所右旋  
三匝乃散旣而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

復合

桂州於緣化寺起塔舍利未至城十餘里有鳥千數夾輿行飛入城乃散舍利將入塔五色雲來覆之番州於洪楊鄉崇楊里之靈鷲山寺起塔掘得宋末所置石函三其二各有銅函盛二小銀像其一有銀瓶子盛金瓶疑本有舍利今乃空矣既而坑內有神仙雲氣之像昔宋王劉義隆之時天竺有聖僧求那跋摩將詣楊都路過靈鷲寺謂諸僧曰此間尋有異瑞兼值王者登臨徵應建立終逢菩薩聖主方大修弘其年冬果有羣燕共銜繡像委之堂內及齊主蕭

道成初爲始興太守遊於此寺而起白塔陳天嘉三年寺內立碑其文也如此聖主修弘驗於今日交州於禪衆寺起塔

益州於法聚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廓州於法講寺起塔舍利初發京下宿於臨臯沙門夢失舍利是夜廓州有光高數丈從東方來入寺右繞佛塔照及城樓內外洞朗遙望者疑燒積薪光漸西流食頃乃沒及定塔基正當光沒之所又有香氣氤氳異常

瓜州於崇教寺起塔

虢州表言州雖不奉舍利亦請衆僧行道有一異鳥來集梁上意似聽經不驚不動一夜一日乃下止於讀經之牀人人讚歎摩撻又擊之以行道法師於佛前爲之受戒良久乃去

隋州典籤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盡釋其囚千里期集無一違者隋州人於湏水作魚獄三百既見舍利亦悉決放之餘州若此類蓋多矣

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於齒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銀盃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右旋

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蜺敕令審視  
之各於蜺內得舍利一未過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  
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  
何必皆是真諸沙門相與雜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  
真舍利鐵窻而無損

慶舍利感應表

并詔答

安德王雄等

臣雄等言臣聞大覺圓備理照空有至聖虛凝義無  
生滅故雖形分聚芥尚貯金鬘體散吹塵猶興寶刹  
自釋提請灰之後育王建塔已來未有分布舍利紹  
隆勝業伏惟皇帝積因曠劫宿證菩提降迹人王護

持世界往者道消在運仁祠廢毀慈燈滅影智海絕  
流皇祚旣興法鼓方震區宇之內咸爲淨土生靈之  
類皆覆梵雲去夏六月爰發詔旨延請沙門奉送舍  
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而蒲州栖巖  
寺規模置塔之所於此山上乃有鍾鼓之聲舍利在  
講堂內其夜前浮圖之上發大光明爰及堂裏流照  
滿室將置舍利於銅函又有光若香鑪乘空而上至  
浮圖寶瓶復起紫焰或散或聚皆成蓮華又有光明  
於浮圖上狀如佛像花趺宛具停住久之稍乃消隱  
又有光明繞浮圖寶瓶蒲州城內仁壽寺僧等遙望



山頂光如樓闕山峯澗谷昭然顯見照州城東南一隅良久不滅其栖崑寺者卽是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造又華州置塔之處于時雲霧大雪忽卽開朗正當塔上有五色相輪舍利下訖還起雲霧皇帝皇后又得舍利流輝散彩或出或況自非至德精誠道合靈聖豈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臣等命偶昌年旣覩太平之世生逢善業方出塵勞之境不勝抃躍謹拜表陳賀以聞

門下仰惟正覺覆護羣品濟生靈於苦海救愚迷於火宅朕所以至心迴向結念歸依思與率土臣民爰

及幽顯同崇勝業共爲善因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  
而大聖慈愍頻示光相宮殿之內舍利降靈莫測來  
由自然變現歡喜頂戴得未曾有斯實羣生多幸延  
此嘉福豈朕微誠所能致感覺王公等表悚敬彌深  
朕與王公等及一切庶民宜更加剋勵興隆三寶今  
舍利真形猶有五十所司可依前式分送海內庶三  
塗六道俱免蓋纏稟識含靈同登妙果主者施行

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使者將還各請一舍利於本國  
起塔供養詔並許之詔於京師大興善寺起塔先置  
舍利於尚書都堂十二月二日旦發焉是時天色澄

明氣和風靜寶輿幡幢香花音樂種種供養彌遍街衢道俗士女不知幾千萬億服章行位從容有序上柱國司空公安德王雄已下皆步從至寺設無遮大會而禮懺焉有青雀狎於衆內或抽佩刀擲以布施當人叢而下都無所傷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一州建立靈塔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廢當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錢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應者別錄如左

恒州表云舍利詣州建立靈塔三月四日到州卽共

州府官人巡歷檢行安置處所唯治下龍藏寺堪得  
起塔其月十日度地穿基至十六日未時有風從南  
而來寺內香氣殊異無比道俗官私並悉共聞及有  
老人姓金名瓚患鼻不聞香臭出二十餘年於時在  
衆亦聞香氣因卽鼻差至四月八日臨向午時欲下  
舍利光景明淨天廓無雲空裏卽雨寶屑天花狀似  
金銀碎薄大小間雜雰雰散下猶如雪落先降塔基  
石函上遍墮寺內城治俱有雜色晃曜金晶映日時  
卽將衣承取復在地拾得道俗大衆十萬餘人並見  
俱獲又剎柱東西二處忽有異氣其色黃白初細後

麤如蜂火煙龍形宛轉迴屈直上周旋塔頂遊騰清  
漢莫測長短良久乃滅又有四白鶴從東北而來周  
遶塔上西南而去至二十日巳時築塔基恰成復雨  
寶屑天花收得盛有一升卽遣行參軍王亮於先奉  
獻皇帝開花於寶屑內復得舍利三顆甚大歡欣  
瀛州表云掘地欲安舍利石函時可深六尺許土裏  
忽有真紫色光現須臾遂滅其土卽有黑文雜間成  
篆書字云轉輪聖王佛塔謹表聞知

黎州表云掘基安舍利塔於地下得一瓦銘云千秋  
萬歲樂未央

觀州表云舍利塔上有五色雲如車蓋其日午時現  
至暮

魏州表云所送舍利數度放光復有諸病人或患眼  
盲或患五內發願禮拜病皆得愈至四月八日欲下  
舍利午時天忽有一片五色雲香馥非常須臾之間  
卽降金花至九日旦復下銀花遍滿城池其花大者  
如榆莢小者似火精人人皆得函盛奉獻其日復有  
一黑狗耽耳白曾於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腳見人  
行道卽起行道見人持齋亦卽持齋非時與食不食  
唯欲得飲淨水至後日旦起解齋與粥始喫且寺內



先有數箇猛狗但見一狼狗無不競來吠嚙若見此狗入寺悉皆低頭掉尾當爾之時看人男夫婦女三十餘萬盡皆不識此狗未知從何而來

秦州表云欲下舍利時七日地微動至八日大動

兗州表云敕書分送起塔以瑕丘縣普樂寺最爲清淨卽於其所奉安舍利以去三月二十五日謹卽經營以爲函蓋初磨之時體唯青質及其功就變同瑪瑙五色相雜紋彩煥然復於其裏間生白玉內外通徹照物如水表裏洞朗鑿人等鏡其送舍利

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於子城上赤光現四

月五日申時舍利現雙樹并有師子現五日亥時舍利現金光長七寸六日卯時龍花樹現下有佛像俱出六日卯時漆龕板外光明狀如金花色六日申時漆龕北板上及佛菩薩雙樹等形六日亥時舍利精舍裏出黃白花光長四五寸八日辰時漆龕板後雲霧金光等形狀巳時漆龕板後娑羅樹蓮華影佛像衆僧師子形等午時塔上五色雲現午後漆龕內板上有娑羅雙樹林樓閣等現九日漆龕內板上疊石壘基文甲後漆龕板外大娑羅樹及僧執香鑪等形容金佛像現似若太子初生身如黃金色後有三僧

身著紫黃法服手捉香鑪供養其香氣與世香不同  
每日恒聞

晉州表云舍利於塔前放光三度皆紫光色衆人盡  
見

杞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時琉璃  
瓶裏色白如月須臾之間卽變爲赤色至四月二日  
後變作紫光或現青色瓶內流轉一來一去循環不  
止道俗瞻仰咸共歸依實相容儀良久乃散七日午  
時神影復出變動輝煥於前無異

徐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八日至州西一驛宿其夜

陰雨舍利放光向州四十五里其淨道寺僧向北山  
看光影從驛所舍利處而來舍利石函蓋四月五日  
磨治訖遂變出仙人二僧四人居士一人騏驎一師  
子一魚二自餘並似山水之狀

鄧州表云舍利四月六日石函變作玉及瑪瑙其石  
有文現正國德三字并有仙人麟鳳等出

安州表云奏寺安置送舍利法師浮業共州官人量  
度基申時忽有香氣氤氳乘空而至芬芳微妙世未  
曾有道俗咸皆驚愕隨至處所香氣遍滿至五更方  
始散盡又至四月八日行道日滿供設大齋午時欲

下舍利道俗一萬餘人法師昇高座手捧舍利以示  
大衆人人悲感不能自勝卽有赤色從師手內瓶口  
而出便二度放光高一丈又下石函忽有白雲團圓  
如蓋正當函上右旋數匝閉訖還當元出之處消滅  
又塔南先有佛閣當時鎖閉舍利於其下立道場遣  
二防人看守忽聞閣上有衆人行聲看閣門仍閉又  
復須臾復聞行聲卽走告寺主來共開閣門上驗看  
唯有佛像自外都無所見又下舍利訖日到申時有  
法師淨範頭陀僧淨滔於舍利塔後臨水巖邊爲諸  
道俗受菩薩戒衆人見羣魚行隊遊水首皆南出似

欲歸依多少一萬餘請二禪師乘船入水爲魚受戒  
然水內諸魚悉迴首向船隨逐巡行如似聽法

趙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臣等於治下文際  
寺安置起塔二日治刹行道舍利於塔所放赤光從  
未至申更見不同或似像形或似樓閣或見白光乍  
大乍小巡遶舍利遶瓶行道或隱或顯或遲或速官  
人道俗莫不親見驚喜號咽沸騰寺內至四日又放  
赤光曜如金色縱橫一尺餘紫綠相間前後三度良  
久乃滅又見一佛像長二尺餘坐於蓮花趺坐又以  
二菩薩俠侍長一尺餘從卯至巳見諸形相道俗四



部二萬餘人咸悉瞻仰

豫州表云舍利瓶有白光須臾成五色遊轉瓶內形相非常又鑿舍利銘其石更無異質鑿至皇帝一字從上點及豎牽橫畫隨鑿之處如刻金所成

利州表云舍利三月二十六日夜一更內放光遍照衙內如月

明州表云四月八日下舍利掘地安石函乃得一像衛州表云四月三日齋訖舍利金瓶外其色紅赤鮮麗殊常或行琉璃瓶底或遊瓶側緣瓶上下光明外照比至八日照灼如初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一日天降甘澤十三日乃止  
有戒德沙門僧猛先患腰脚不堪出行其日聞舍利  
欲到合寺馳走僧猛自身抱患不得奉迎命弟子法  
藏扶侍出戶迴心正念遂便得起行出城十里許親  
迎舍利因比瘳降漸堪得行

毛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七日到州其日卽依式安  
置一切男女皆發菩提心競趣歸依瘳者能言孿躄  
之人悉皆能行石函乃變如琉璃内外明徹四月十  
二日天雨金銀花等表送奉獻

冀州表云舍利放光五色照滿城治時有一僧先患

目盲亦得見舍利復有一人患腰脚攣躄十五年自舍利到州所是患人禮拜發願卽得行動

宋州表云三月四日舍利至州其所部宋城縣市院先有古井漚由來鹹苦水色舊赤全不堪食其縣民胡子乾因取水和泥怪其色白嘗覺甚甘四月三日舍利於塔內放赤色光六日夜五更寺內又放白色光七日辰時寺內天雨白花目驗霧霧然狀如細雪不落於地八日午時欲下舍利入函天上有白鶴翔塔基之上

懷州表云舍利於州城長壽寺安置四月五日辰時

有一雄雉飛來函側心閒從容質羽鮮華自飛自止  
曾無驚畏河內縣民楊邁特以示道俗六千餘人莫  
不同見敕使沙門靈粲卽與受戒其雉向師似如聽  
法師云此雉是野鳥內法道理無容籠繫卽令送城  
北太行山放之舍利塔廂復有一跡從塔東南三步  
而來直到塔所不見還蹤復無入處或闊四寸或闊  
三寸蟠屈逶迤狀等龍蛇之跡官人道俗並悉共見  
入日至午前舍利欲入塔函遂放光於瓶外巡迴數  
匝暉彩照曜或上或下乍隱乍出

汴州表云舍利三月二日到州權置州館六日夜大

德僧惠徹等忽聞香氣有異尋常至八日諸僧迎舍利將向塔所大德僧僧粲等五人復聞香氣去惠福寺門四十餘步遂放青色光覆炤露帳大久乃滅其寺有舍利在僧房供養其日杞州人張相仁於僧房見寺內舍利復放青色光恰與新至舍利色狀相似十日復至見赤色光臨寺佛堂高五尺其夜四更復見青赤雜色光於寺復有一老母患腰已來二十餘年拄杖伏地而行聞舍利至寺強來禮拜於大眾裏見舍利光腰卽得差捨杖而行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卽於漢王寺內安

置至二十三日忽降香氣世未曾有四月七日夜一  
更向盡東風忽起燈花絕焰在佛堂東南神光焰燭  
復有香風而來官人道俗等共聞見於是彌增剋念  
至八日臨下舍利塔側桐樹枝葉低莖

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於弘業寺安置舍利石函  
始磨兩面以水洗之明如水鏡內外相通紫光焰起  
其石斑駁又類瑪瑙潤澤炫耀光似琉璃至四月一  
日起齋行道至三日亥時舍利前焚香供養燈光焰  
庭衆星夜朗有素光舒卷在佛輿之上至八日舍利  
入函自旦及辰函石現文髣髴像有菩薩光彩粉藻

又似衆仙其間鳥獸林木諸狀不惑者衆實難詳審  
其有文理照顯分明今畫圖奉進

許州表云三月三月初夜於州北境去州九十里舍利放光紫赤二色照曜州城內外民庶皆見神光四月七日在州大廳舍利出金瓶之外琉璃瓶內行道放光至八日在辨行寺塔所又放光明午時舍利欲入石函又有五色光彩雲來臨塔上雲形如蓋其日在塔西南一百餘步依育王造塔本記一枯池不在四畔正在池中可深九尺忽有甘井自現其水不可思議當時道俗看者二萬餘人同飲齊見所錄瑞應

奉表奏聞

荊州舍利現雲如車蓋正當塔上雲間雨花遊颺不落衆鳥翔塔

濟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二放光炤現聞異香氣雲間出音自然鍾聲及以讚善大鳥羣飛塔下

楚州舍利當行道日野鹿來聽鶴遊塔上

莒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三放光映炤掘基地下忽得銅塔及瘞者能言

營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舊龜石自然析解用書石函



杭州舍利山間掘基得自然石窟容舍利函

潭州舍利江鳥迎送

潞州舍利至彼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洪州舍利白項鳥引路

德州舍利至彼躡者能行犬鳥旋塔

鄭州舍利放光幡向內垂

江州舍利至彼行道日耕人犁得一銅像

蘭州舍利掘基地下得一石像又小兒撥得二銅像

慈州舍利現白雲蓋如飛仙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廉州未得舍利別得一舍利放光佛香鑪煙氣又類

蓮華黃白色天雨寶屑

雍州表云仁壽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城內勝光寺大興善寺法界寺州公廨裏及城治街巷天雨銀屑大如榆莢小如麩等表送奉獻仁覺寺五月十二日未時有風從西南來如香氣氤氳沙門及經生道俗等並悉俱聞當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枝葉櫻欄莖櫨上人皆拾得大小如前無異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仁壽宮所慈善寺新佛堂內靈光映現形如鉢許從前柱遶梁楸衆僧覩見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雨銀屑天花琵琶葉上及餘草頭上落地仁壽二年六月八

日諸州送舍利沙門使還宮所見旨相問慰勞訖令  
九日赴慈善寺爲慶光齋僧衆至寺讚誦旋遶行香  
欲食空裏微零復雨銀屑天花舍人崔君德令盛奉  
獻京城內勝光寺摸得陝州舍利石函變現瑞像娑  
羅雙樹等形相者仁壽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已後在  
寺日日放光連連相續緣感卽發不止晝夜城治道  
俗遠來看人歸依禮拜闐門塞路往還如市遇斯光  
者照動羣心悲喜發意其城內諸寺外縣諸州以絹  
素模將去者或上輦放光或在道映照或至前所開  
明現朗光光色別隨見不同仁壽二年七月十五日

京城內延興寺灌寫釋迦金銅像丈六其夜雨寶屑銀華香氣甚異無比

陝州舍利從三月十五日申時至四月八日戌時合一十一度見靈瑞總有二十一事四度放光光內見華樹二度五色雲掘地得烏石函變異八娑羅樹樹下見水一臥佛三菩薩一神尼函內見鳥三枝金華興雲成輪相自然幡蓋函內流出香雲再放光舍利在陝州城三月二十三日夜二更裏大通寺善法寺闡業寺並見光明唯善法寺所見光內有兩箇華樹形色分明久而方滅其色初赤尋卽變白後散如水

銀滿屋之內物皆照徹舍利在大興國寺四月二日  
夜二更裏靈勝寺見光明洞了庭前果樹及北坡草  
木光照處見其形塔基下掘地得鳥舍利來向大興  
國寺三月二十八日卯時司馬張備共大都督侯進  
檢校築基掘地已深五尺有閩鄉縣玉山鄉民杜化  
雲鏹下忽出一鳥青黃色大如鶉馴行塔內安然自  
處執之不忍未及奉送其鳥致死今營福事於舍利  
塔內獲非常之鳥旣以出處爲異謂合嘉祥今別畫  
鳥形謹附聞奏五色雲再見三月十五日申時舍利  
到陝州城南三里澗卽有五色雲從東南鬱起俄爾

總成一蓋卽變如紫羅色舍利入城方始散滅當時  
道俗並見至二十八日未時在大興國寺復有五色  
雲從西北東南二處而來舍利塔上相合共成一段  
時有文林郎韋範大都督楊旻及官民等並同觀矚  
其雲少時卽散者也兩度出聲舍利在州三月二十  
三日夜從寶座出聲如人間打靜聲至三乃止後在  
大興國寺四月五日酉時復出一聲大於前者道俗  
並聞石函內外四面見佛菩薩神尼娑羅樹光明等  
四月七日巳時欲遣使人送放光等四種瑞表未發  
之間司馬張備共嶠縣令鄭乾意閱鄉縣丞趙懷坦

大都督侯進當作人民侯謙等至舍利塔基內石函  
所檢校同見函外東面石文亂起其張備等怪異更  
向北面乾意以衫袖拂拭隨手向上卽見娑羅樹一  
雙東西相對枝葉宛具作深青色俄頃道俗奔集復  
於西面外以水澆洗卽見兩樹葉有五色次南面外  
復有兩樹枝條稍直其葉色黃白次東面外復有兩  
樹色青葉長其四面樹下並有水文於此兩樹之間  
使人文林郎韋範初見一鳥仰臥司馬張備次後看  
時其鳥已立鳥前有金華三枝鳥形大小毛色與前  
掘地得者不異其鳥須臾向西南行至佛下停住函



內西南近角復有一菩薩坐華臺上面向東有一立  
尼面向西而向菩薩合掌相去二寸西面內復有二  
菩薩並立一金色面向南一銀色面向北相去可有  
三寸西層上有一臥佛側身頭向北面向西其三菩  
薩於石內並放紅紫光高一尺許從已至未形狀不  
移圖畫已後色漸微滅道俗觀者其數不少此函本  
是青石色基黑闇見瑞之時變爲明白表裏映徹周  
迴四面俱遣人坐並相照見無所翳障其函內外四  
面總見一佛三菩薩一尼一鳥三枝華八株樹今別  
畫圖狀謹附聞奏午時四方雲起變成輪相復有自

然旛蓋及塔上香雲二度光見四月八日午時欲下  
舍利于時道俗悲號四方忽然一時雲起如煙如霧  
漸欲向上至於日所即遶日變成一暈猶如車輪內  
別有白雲團圓翳日日光漸即微闇如小盞許在輪  
外周匝次第以雲爲輻其輪及輻並作紅紫色至下  
舍利訖其雲散滅日光還即明淨復於塔院西北牆  
外大有自然旛蓋亦有見旛蓋圍繞舍利者當時謂  
有人捉旛供養至下舍利訖其旛蓋等忽即不見于  
時道俗見者不少至戌時司馬張備等見塔上有青  
雲氣從塔內而出其雲甚香即喚使人文林郎韋範

廣弘明集卷之十七  
大興寺僧曇暢入裏就看備共韋範等並見流光向  
西北東南二處流行須臾即滅

廣弘明集卷之十七

音釋 廣第十七

填闔

填音田闔於結切填闔滿塞也

覆膊

覆敷枚切蓋也膊音博肩膊也

珣

息旬切

號

俱獲切州名

梭

蘇和切摩梭也

湏

音云水名

蜺

音顯蛤屬

窳

音押鎮

杞

音起州名

洛

音名州名

莒

音舉州名

躡

躡音閭員切躡必益切躡拘曲不能行也

霽

音芬霽霽雪貌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唐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

寶乘獨運攝度是津  
得其趣者心照遐舉

序

夫法者何邪所謂憑准修行清神洗惑而爲趣也義者何邪所謂深有所以千聖不改其儀萬邪莫廻其致者也俗法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王不易其典衆賢贊翼而不墜者也道法兩諦謂真俗也諸佛之所由生羣有因之而超悟者也然則俗保五常淪惑縣亘道資兩諦勝智增明故真俗爲出道之階基正法

爲入空之軌躅者也故論云非俗無以通真非真無以遣俗又云諸佛說法常依二諦斯則大畧之成教也至於大小半滿之流三篋八藏之典明心塵之顯晦曉業報之殊途通慧解以鏡蒙心了世相以光神照也若斯以叙謂之法義也至於如說修行思擇靈府者則四依法正創究識於倒情八直明道策淨心於妄境三學開其玄府一貫統其真源漸染基構自當得其涯也但以幽關難啓匠石易迷匪藉言方莫由升附所以自古道俗同而問津踈淪精靈陶練心術或著論而導其解或談述而寫其懷因言而顯聖



心寄迹而揚玄理者也昔梁已叙其致今唐更廣其  
塵各有其志明代代斯言之不絕也

釋疑論

晉戴安公

安處子問於玄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  
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  
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爲善理  
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  
承亦當百世俱聞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  
復何益哉又有束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

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賢子孫繁熾推  
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杜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  
有斧藻防閒外事之至苦苟人鬼無尤於麴舍何不  
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  
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苟  
悅亦云飾變詐而爲姦詭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  
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  
子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  
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修短之期故有彭殤之  
殊氣有精麤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

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譬叟下愚誕生  
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令胤克昌夷尅  
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  
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數驗之  
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修短  
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遠  
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唯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  
於馬體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  
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於朱舜此之不然  
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

言之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  
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  
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  
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  
極設禮學以開其大濛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  
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  
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爲失道之  
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爲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  
則君子行已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  
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

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論足以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以禍福之來由於積行是以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物類而一生艱楚荼毒備經顧景塊然不盡唯已夫冥理難推近情易纏每中霄幽念悲慨盈懷始知修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近作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息之餘脫能尋省戴

安公和南

答戴處士書

釋慧遠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爲慨然先雖未善相悉人  
物來往亦未始暫忘分命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傍  
大宗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並亦有同異  
觀周郎作答意謂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  
想暇日能力尋省

難釋疑論

周道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卽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有中但  
審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僕所常惑

雖周覽六籍逾深其滯及覩經教始昭然有歸故請  
以先覺語當今之學者也君子爲審分命所鍾可無  
祈驗於冥中餘慶之言存於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爲  
當宅情於理任而弗營耶爲忘懷闇昧直置而已耶  
若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善惡紛互逆順莫檢苟非  
冥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非坐忘事至必感  
感因於事則情亦升降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爲惡弗  
罰焉得無怨雖欲忘懷其可得乎靖求諸已其効明  
矣又勸教之設必傷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一塗  
而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昧於爲言是以塗車芻



靈堂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微其近令循教之徒不苟  
求於分表飲和之士自守足於仁義故深淺並訓而  
民聽不濫而神明之蹟蘊於妙物豈得顯稱積善正  
位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言違夷齊自得於安忍顏  
冉長悲於履和恐有爲之言或異於此若謂商臣之  
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懷仁不  
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  
玄明之唱更爲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  
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垂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汲蔡  
靈以善薄受禍郟宛以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

故洗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拔無明之沈根翳貪愛  
之滯網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微不期存於應報而  
慶罰已彰故能反步極水鏡萬有但微明之道理隔  
常域堯孔拯其麤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  
室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既涉其津亦  
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垂敘  
多年聊以代勤來論又以爲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  
善一惡無關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乎理緣故  
或垂於視聽耳山崩鍾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

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可以少悟矣

重與遠法師書

戴安

安公和南間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呈之匠者思聞  
啓誨旣辱還告開示宗轍并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  
理本不同所見亦殊今重伸鄙意答周復以相呈旨  
誠可求而辭不自暢想脫覽省戴公和南

答周居士難釋疑論

間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法師旣辱還告  
并送來難辭喻清贍致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  
悟所見旣殊孰是能正苟懷未悟請共盡之僕所謂

能審分命者自呼識拔常均妙鑒理宗校練名實比  
驗古今者耳不謂淪溺生歿之域欣感失得之徒也  
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修短之自然察堯舜於朱  
均以得愚聖之有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  
罰等比干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既能體此難事然  
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理  
未可喻靖求諸已其明効矣此乃未喻由於求已非  
爲無理可喻也若舍已而外鑒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必傷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以一  
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爲教反真空設耶答曰夫善惡

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者顧名教而內掬功玄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蘊冥寂濤之不見其宗非違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爲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明善惡之有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爲善之嘉行安于懷之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臧會爲

之而獲後良由分應沒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爲後  
非行僭之能罰豈異比于忠正而嬰割心之戮張湯  
酷吏而獲七世之祐哉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  
先定矣乃同玄明之有分非爲成疑府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  
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郟宛以  
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答曰夫通否非新壽夭  
自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  
獲沒釁深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響蔡靈以善  
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罹殃宋桓以愆微易唱郟文

應用行善延年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  
宋而獨昧於楚邾乎君所謂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  
徵不期在於應報而慶罰以彰於斯蹟矣

難曰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答曰夫天理冥  
昧變狀難明且當推已兆於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  
至於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遇與事會非冥司之  
真驗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  
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修行者保其素履  
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於後世積



不善之家流殃咎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亾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目前耳非爲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於善也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得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無非分命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微顯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旣未悟妙推之有宗

亦何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爲後悟矣言  
面未日聊以謹敘

答戴處士書

周道祖

見重申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  
不同乃卽欲更言所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  
云氣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見也僕是  
以不復稍厝其爝火須成旨因上君云審分命者乃  
是體極之人旣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應報而  
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書不盡言於是信矣其  
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

與戴處士書

釋慧遠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爲賓主然佛教精微難以事  
詰至於理玄數表義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  
佛弟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暫忘年  
衰多疾不暇有答脫因講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  
試與同疑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于商臣之流可不  
思而得釋慧遠頓首

答遠法師書

戴安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弘遠妙暢理宗覽  
省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彌至而少

遊人林遂不涉經學往以艱毒交纏聊寄之釋疑以  
自攄散此益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  
誠爲未盡然三報曠遠難以辭究弟子尋當索歸必  
覲展冀親承音旨益祛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安  
公和南

報應問

何承天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卽本常昧其言奢而寡  
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  
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璇璣  
將申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

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  
驚之爲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  
人執焉豈有得免刀俎者燕翻翔求食唯飛蟲是甘  
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驚燕也羣生萬有  
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爲福者無善應所以  
爲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燕非  
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芻豢奚獨嬰辜若謂禽豕  
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  
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爲民陷穽也彼  
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

廣弘明集卷之八  
十一  
爲善耳無關實敘是以聖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將我  
享寔膺天祐固獲三品賓庖也焉若乃見生不忍歿  
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豫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答何衡陽書

劉少府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者也  
然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啓戒品爲之  
設六蔽待祛般若爲之照薰以十善淨以無漏畢竟  
解脫至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  
耶孔以致孝爲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爲首則化  
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冥耶但應有麤精終然自殊

耳凡覽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爲疑何獨誦丘之書而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尚感聖而至誘掖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據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辨奢迂之怪固不待言若許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微要之効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起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從緣起滅耳若鷲之就斃味登俎鼎燕之獲免無取鹽梅故鷲殺於人猶虫死於燕鷲虫見世受人燕未來報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入孝出悌揚于王庭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此見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爲令德剖心沈淵  
劫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疎而不失者也善  
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信之  
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淨滌塵開慧中國弗思  
謂爲陷窞非我無謀秦弗用也勸人爲善誠哉斯言  
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  
權也周適非王發有天命禮是疎制理固從實伯邑  
廢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能預之  
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  
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

教未盡而化宜漸損雖將享三品尊薦厚賓然湯開  
其網孔鈞不網詩翼五紀禮弗身踐據茲而觀作者  
之心見矣今忍不食誠已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  
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祇藉  
來諄伸以管窺實相無言言成戲論旣不自是想亦  
同非若高明之譬請俟諸君子

與諸道人辨宗論

謝靈運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寡頗  
多暇日聊伸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釋氏之論聖  
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不應漸悟孔氏之論聖

道既妙雖顏殆庶體無鑿周理歸一極有新論道士  
以爲寂鑿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爲自絕今去  
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  
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  
然其離孔釋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  
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爲然聊答下意遲有  
所悟

法勗問敬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  
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  
嬰累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

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爲懷理蕩患於  
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  
劫劬勞期果緬邈旣懷猶豫伏遲嘉訓初答道與俗  
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旨在非假智  
雖是真能爲非真非真不傷真本在於濟物非假不  
遂假濟物則反本如此之劫無爲空勤期果有如皎  
日曷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旣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  
而神道之域雖顏也孔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  
釋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再答二  
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校之華民易

廣弘明集卷之十七  
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  
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  
可至昧頓了之實一極雖知寄絕累學之冀良由華  
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  
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爲壹  
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况眞實者乎勗三  
問重尋答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敷異同之教  
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淵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  
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今孔  
廢聖學之路而釋開漸悟之逕筌蹄旣已紛錯羣黎

何由歸真三答冬夏異性資春秋爲始末晝夜殊用  
緣辰暮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逕接至粗之人是  
故徬漸悟者所以密造頓解倚孔教者所以潛成學  
聖學聖不出六經六經而得頓解不見三藏而以三  
藏果筌蹄歷然何疑紛錯魚兔旣獲羣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  
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須言無也若資  
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初答夫累旣未盡  
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  
契將除其累要須徬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

表託學以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維  
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  
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者  
得非漸悟乎再答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  
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  
然向道善心起損累出垢伏伏似無同善似惡垂此  
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萬滯同盡耳維三  
問答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  
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  
不暫令無耶若許其暫合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



三答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今豈  
可以假知之暫而侵常知之真哉今暫合賢於不合  
誠如來言竊有微證巫臣諫莊王之言物賒於已故  
理爲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  
理雲互物已相傾亦中智之率任也若以諫日爲悟  
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爲聖也北爲愚也背北向南  
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以至  
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  
故悟可得矣

慧麟演僧維問當假知之壹合與真知同異初答與

廣韻集卷之六  
真知異麟再問以何爲異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  
爲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真知者照寂故理常爲用  
用常在理故永爲真知麟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  
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  
以去之乎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曰  
昏教爲用者心曰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  
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  
之體物我同忘有無壹觀伏累之狀他已異情空實  
殊見殊實空異已他者入於滯矣壹無有同我物者  
出於照也

麟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戶  
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  
謂之然乎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  
其宜亦有賢愚違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  
譬割雞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今謂言  
游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下未之聞也且俱稱  
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  
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維再問論云或道廣而事狹  
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  
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

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  
妙數階以接羣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  
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爲妙然於妙猶粗矣  
以妙求粗則無住不盡以粗求妙則莫覩其源無往  
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其原故仰之彌高今豈可就  
顏氏所崇而同之極妙耶再答今不藉顏所推而謂  
之爲極但謂顏爲庶幾則孔知機矣且許禹昌言孔  
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有之小  
大耶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爲  
聖耶三答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

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爲信旣以釋昌爲是何以孔昌爲非耶

竺法綱問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瑩拂發暉矣詳複答勗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悟爾爲玄句徒設無關於智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曾無髣髴馳騁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機峯何從而超哉若

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毫鍾張之則功侔  
弄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礙尚不可以翫此  
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又  
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論曰  
夫膏肓大道摧輶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  
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無也就  
如所言累盡則無爾爲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  
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閭自晞無假火  
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奇  
頓悟將於是乎躋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

釋慧琳問三復精議辨儘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懷於  
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惑焉釋云有漸  
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  
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  
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  
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東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  
離之辨辭長於新論乎曷道人難云絕欲由於體理  
當謂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  
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  
亦終以爲慮乎爲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



若其永背空談翻爲末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  
不答維麟假知中殊爲藻豔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  
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背北可  
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洗心捐有可以祛  
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勤般若以日忘瞻郢  
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躓於  
南比之譬耶

答綱琳二法難

并書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  
之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

靈運和南

答綱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閱尚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  
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  
生此疑耳夫專翫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弧矢旣  
工復翫筆札者何爲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  
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爲不可得背借不兼之有  
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李昇養慚書於  
羅趙觸類之躋始克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  
以伏有伏久則有怠伏時不能知知則不復辨是以

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  
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爲晦新功在火日但  
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不言惠於愚蠢耳推此而  
往詎俟多云

答琳公難

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雖曰一合而云物有  
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  
理可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  
之歎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難云若其永  
背空談翻與末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謂公

孫之辭辯者之囿矣夫智爲權本權爲智用今取聖  
之意則智卽經之辭則權傍權以爲檢故三乘咸蹄  
筌旣意以歸宗故般若爲魚兔良由民多愚也教故  
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旨明在  
有者能爲達理之諫是爲交賒相傾非悟道之謂與  
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愚空聖其理旣當頗  
獲於心矣若勤者日忘瞻者驟進亦實如來言但勤  
未是得瞻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旣得旣至可  
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耶

問謝永嘉

王弘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若闇  
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  
功

論曰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  
假知累伏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問曰暫知  
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  
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  
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以何稱知

論曰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問曰教

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爲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弘曰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以折中異同之辨故難於厝言耳尋覽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條如上爲呼可容此疑不旣欲使彼我意盡覽者冷然後對無兆兼當造膝執筆增懷真不可言王弘敬謂

答王衛軍問

并書

謝靈運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聞信聖人耶若聞信聖人理不關心正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聞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可謂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以何稱知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爲名非暫知如何不恒其用豈常之謂旣非常用所以



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諫  
時爲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沈  
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  
崇替之心矣

問曰教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  
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  
能並屬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推能使累伏也凡  
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  
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  
彼實如來告凡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旨更恨不

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爲譏耳譬如藥驗者疾易痊  
理妙者吝可洗洗吝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  
不侔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  
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  
輔嗣亦云遠不必攜聊借此語以況入無果無阻隔  
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  
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  
猥辱高難詞微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  
輒復更伸前論雖不辨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  
岨迴披敘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謝靈運再拜

重答謝永嘉書

王弘

更尋前答起悟亦不知所以爲異正當爾耳已送示  
生公此間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涼當共面盡脫有  
厝言更白面寫未由寄之於此所散猶多

答王衛軍書

竺道生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  
爲欣檀越難旨甚要切想尋必佳通耳且聊試略取  
論意以伸欣悅之懷以爲苟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則  
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  
以至我庸得無功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入

照豈不以見理於外非復全昧知不自中未爲能照耶

與安成侯姚嵩義述佛書

後秦主姚興

吾曾以已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評詳厥  
哀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爾  
喪戎相尋無後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  
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  
尋撫若於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來日並  
可以當言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諮什公公尋  
有答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

懷如何矣

通三世論

法師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泮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試孟浪言之誠知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曾襟之中欲有少許意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爲折衷余以爲三世一統循環爲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毗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足雖往厥跡猶存常來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緣合火出

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  
則犯常嫌明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  
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

答後秦主姚興書

鳩摩羅什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  
和合總明爲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  
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  
識依已滅之意爲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  
來中果法也又十方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  
無過去業則無三塗報又云學人若在有漏心中則

不應名爲聖人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  
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  
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  
如有穀子地水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  
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先有則是常倒  
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唯時所宜耳以  
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今不與昔對不得言  
有雅論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  
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  
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



通不住法住般若

後秦主姚興

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爲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於理矣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粗應細以細應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羸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

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  
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  
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  
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

通三世

衆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  
常在是以聖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

大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有耶

謝後秦主姚興珠像表

姚嵩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觀之日永慕罔  
極伏惟感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  
延望遲冀暫一禮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  
此像既功寶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  
見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踊躍  
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  
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臣言

上後秦主姚興佛義表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間詣踰  
於二篇妙盡侔乎中觀詠之翫之紙已致勞而心猶

無厭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  
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真復詠歌弗暇不悟弘慈善  
誘乃欲令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敘所懷豈曰存  
難直欲諮所未悟耳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旣已  
遠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說宗塗疊疊超絕常境欣悟  
之至益令賞味加深加爲什公研覈該備實非愚臣  
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爲心要耳臣言上通不  
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聖  
心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爲宗  
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卽之于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

妙似若有不卽真兩冥有不卽真兩冥恐是心忘之  
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牒成言以攄愚見故經  
云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  
三者旣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卽同幻化以此而推  
恐不住之致非真忘彼我遺所寄而已

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菩薩將  
紹尊位者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情  
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精麤亦異應彼雖殊而  
聖心恒一恒一故圓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  
馬而未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

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  
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互  
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爲德藏放大光明令諸衆生普  
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綱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  
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  
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闇衆生各得相見苟有  
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  
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  
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平  
等敢緣慈顧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導者豈直微

臣獨受其賜

詔云大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爲耶至理淵淡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爲爲當以何爲體若以妙爲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無有爲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修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真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



罪福若無罪福凡聖無泮二苟無泮道何所益由臣  
闇昧未悟宗極唯願仁慈重加誨諭

答安成侯姚嵩

後秦主姚興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庸淺所能具答  
今爲當都格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  
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卽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  
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  
言有羣品而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  
斯言之定不爲羣小也卿若以衆生爲疑者百億菩  
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

廣弘明集卷之十一  
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爲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爲鹿在馬爲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

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爲爲當同諸法之自空爲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爲所寄耶吾意以謂爲道止無爲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卽不復生死旣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旣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爲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爲不可爲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卽

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  
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  
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  
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  
吾常以爲殊太逕廷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  
也

重上後秦主姚興表

姚嵩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  
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  
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

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讚  
雖欲心口仰詠亦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  
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赦比仰味微言研訊彌  
至其爲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克外役無由親  
承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罔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  
臣嵩言

重答安成侯姚嵩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昏塞觸事面牆不  
知道理安在爲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  
言之耳而來喻過美益以不安

析疑論

唐釋慧淨

太子中舍辛諝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釋宗時有對者諝必碎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輶理跨聯環幽難教以縱橫揆藻紛其駱驛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

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大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

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槩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垂理明明於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旣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爲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旣辨百難斯滯

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翫空談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鷁不可齊



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燭火之  
侔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  
澤哉至若山豪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莛楹亂其  
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  
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  
分別子亾分別卽余亾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虛論  
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後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  
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剋答曰無常者故吾去  
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

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  
剋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  
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云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  
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  
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  
疑沈冥難曉幽求之士論或罔息至乃道圓四果尚  
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  
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  
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

進芻蕘如或鏗然願詳金牒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頓

裂邪網

斯擬前周沙門姬道安二教論  
已有成解但未見者謂辛草創

### 廣析疑論

釋法琳

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  
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  
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  
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別羣生各解之說陳彼此  
之兩難辨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寰中孰能震斯高  
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  
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

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彊稱先覺  
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既於外有數無知則  
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亾於內無心誘引  
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嶽踰尺鷃之比大鵬不可  
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亾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  
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特聞  
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  
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  
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繕剋而方研乘因趣果藉熏  
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

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卽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闕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跛鼈陵於駿驥欲觀渤海更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顛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郝超王謚劉瓛謝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

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于  
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  
如其宇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  
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  
豈造次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懸一  
字蜀挂千金法琳徒礪鉛刀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  
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示麻續組耳李舍人得琳  
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于視聽故得  
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